

阿厝與警察

黃 春 明

幾條從市場輻射出來的街道，擠滿了從鄉間湧到小鎮裏來的菜擔子。他們隨時隨地機警的照顧生意，另一方面還得擔心維持交通秩序的警察先生。有時他們連警察的影子都沒見到，但是只見有人跑動，也就跟著人挑起擔子沒命地奔跑。

一個挑著一擔空心菜的中年村婦，背上揹著滿臉淚痕，而已經熟睡了的小男孩，緊跟在被警察拿走的秤子後頭，口裏不停地喃喃自語：「好倒楣唷！唉，回家該叫道士搖搖法鈴。」

她無可奈何地露出慘淡的笑容，回答兩旁亦帶著無可奈何地注視她的目光，走向附近的派出所。那個揹著的小男孩的整個腦勺，向後翻出揹巾外，像登山隊員的水壺被掛在那裏晃動。

「同情一下吧！那秤子是向烏鳩他們借來的哪。」突然興奮地從腰間掏出一張繃繃的小紙團：「你看這一張單子。」她很後悔把這一張單子弄成一團，她極力用手把它抹平，「看！這不是？我還向菜市場繳了兩塊錢哪。我是頭一次來賣菜的啊。只是想賣完這些菜，去買一批剃頭刀。家裏七八個小孩頭髮長得像鬼……。」

「免講！」掛好了帽子，喝了一口水，他總算坐下來開始辦公。打開抽屜，拿出一張違警罰鍰單的空表格攤在玻璃墊上，手握著原子筆問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阿，阿厝。」

「啊什麼？」皺緊眉：「身分證拿出來看看。」

「就是阿厝的厝。我是我娘的尾仔子，……」

「身分證拿出來。」

「噢！身分證，……」她慌張地摸摸袋子。

「到底有沒有嘛……」

「沒，沒有，沒有啦。」她注意著他的表情：「不出外也就沒帶身分證。」強露笑容說。

「不出外？出了門不叫出外叫什麼？」他實在厭煩得懶得再說話。住那裏？」

「什麼？」一下子想清楚對方的問話，「粿寮仔。」

「粿寮仔？」他抬起眼睛望她。

「是的，粿寮仔。」

「粿寮仔在那裏？」

「在小埤仔那裏。」

「小埤仔？」

「是，小埤仔。」

他抑制著煩悶。他知道她並沒有欺騙他。他想了想：

「在什麼鄉你知道不知道？」

「美間鄉。」在那枯瘦與焦灼的臉上，忽然顯露出彼此溝通了的喜悅。

「美間鄉的什麼村？」



「粿，粿……。」那喜悅又遁失了。

「嘖！又是粿寮仔粿寮仔的粿寮仔不完。」不耐煩地皺著眉頭把原子筆重重的放在空表上。

所裏的小工友揹著公文袋走進來。

「陳阿語，你知道粿寮仔是那一個村嗎？」他問。

「永福村就叫粿寮仔。」小孩子打量那個女人。

「呀！還是小孩的記性好。對了，我好像知道有個福，就記不起什麼福。」她向那小工友點頭。

「是不是永福村？」他問女人。

因一時沒注意他的話，她又愣住了。「什麼？什麼福村？」她的頭來回望著小孩和帶她來的警察。小孩子笑著，警察亦笑著。

小孩說：「永福村就是粿寮仔。」

「噢！是，是，我就住在永福村。」她愉快的望著小孩。小孩向她點頭。他知道她這次說對了。

他看了看她，把重新拿在手上的原子筆，輕率地往桌上一丟，雙手伸到背後抱著後腦袋瓜，再把背往後一靠，眼睛失神地盯住桌上空白的表格，很意懶的說：

「回去，回到你的粿寮仔去吧。」

她低聲細氣的問：「秤子是不是可以讓我拿走？」

他稍稍一揚頭，用下巴指著秤子，答應她拿走。

「啊！你做人太好了，將來一定有好報，一定升官。太好啦！」她一邊說一邊深深地鞠躬。「一定升官……」

經她這麼一說，他不由己的低下頭看看左上袋上的一毛一的階章。

當那村婦走下派出所的階梯時，他突然叫住她。

「出去外面，人家問你罰了沒有？你要說罰了，知道不知道？」他不帶任何表情說。

「為什麼？」她茫然地，「你是好人啊！」

「你就照我這麼說吧。」

她傻在那裏不知走動。

「回去！快回去！」他催她離開。

她一時覺得很難走開。她慢慢的轉身向外面，仍然惑傻了的那副樣子。但當她看到水泥階下，有幾隻闊雞在啄食她的空心菜擔時，她整個人都活跳起來了。「啲呼！該殺的死雞哩！」她揚起手裏的秤子，跑下階趕雞去了。小男孩子的頭，像登山隊員的水壺，左右晃動得更厲害。*

(本文作者現為名作家)

